

雪

水夜子
WORKS
著



她，是四大家族最卑微的废材翁主，是百年以来修真界的一朵奇葩

他，是星罗门残暴无情，
却又天赋异禀的星罗之子，

也是幻灵大陆至高无上，
最为尊贵的王者之一

一场十世情牵的血咒轮回，
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恨情仇，
一番扑朔迷离的明争暗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

水夜子
WORKS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 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雪芒 / 水夜子著. — 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

2014.1

ISBN 978-7-201-08444-2

I. ①雪… II. ①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53368号

雪 芒

著 者: 水夜子

出 版 人: 黄 沛

责任编辑: 赵 艺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mm×1000mm 16开 印张: 18 字数: 280 千

印 刷: 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201-08444-2

定 价: 26.80 元

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: 300051

邮购部电话: (022) 23332469

网址: <http://www.tjrmcbs.com>

电子邮箱: tjrmcbs@126.com

目 录

CONTENTS



- 第一章 祭典，幻境重生只为你！ / 1
- 第二章 星罗之子，唤醒记忆之门！ / 16
- 第三章 大神，天才与废材的云泥之差！ / 29
- 第四章 美男出浴，非礼勿视！ / 43
- 第五章 圣女，‘偶像’的魅力！ / 58
- 第六章 一鸣惊人，华丽绽放！ / 71
- 第七章 紫焰极光，道是无情却有情！ / 84
- 第八章 十面埋伏，黑鸦森林的毁灭！ / 97
- 第九章 合二为一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！ / 112
- 第十章 千宗大会，幻灵真皇的兴奋！ / 126

目 录

CONTENTS



- 第十一章 火鸾，为爱而生的凤凰！ / 141
- 第十二章 神呐，赐予我力量吧！ / 156
- 第十三章 逆气而修，一日千里！ / 173
- 第十四章 身陷囹圄，锁灵妖塔的秘密！ / 186
- 第十五章 真皇的后宫，你是逃不掉的！ / 203
- 第十六章 雪河之争，遗失千年的回忆！ / 220
- 第十七章 生死之门，一命换众生！ / 237
- 第十八章 宿命，命里有他没有你！ / 252
- 第十九章 血咒，那颗爱伤了的心！ / 265

第一章

祭典，幻境重生只为你！

夜，妖娆。

一轮圆月穿透薄云，窥探着这个漆黑的，寂静的夜晚，隐隐约约间，似乎还能嗅到诡异而血腥的气息。忽而，静寂之中，嘹亮的号角声撕亮夜空，响彻整个魔教的上空，成千上万的火把亦在同时，倏地燃起，将整个水云神殿的祭坛照得通明如昼。

威仪神秘的水云神殿四周，矗立着十六根雕刻着百兽图腾的石柱，而正中央的祭坛，却是由通体血红的冰晶而制成，那浓得像血的颜色，刺目而灼心，却反而更能激发人心深处最嗜血的渴望。

坛下，百兽盘踞，四周一片祭祀前的安详和睦。身穿祭袍的长老们，各自林立，对站在祭台前低首吟诵，大殿之下，魔教之人个个神情肃穆，庄严一片。

钟鸣扬起，万众匍匐齐呼，响彻天际……

“唔……”

一声嚤吟，似痛似嗔，水云神殿之中，一身血红的妖艳女子，十字一般被绑缚在祭坛之上。火光，透过红色冰晶的祭坛，折射在她光洁美丽的脸庞之上，泛着诡异的红光，那绝世的容颜神圣而冷冽，宛如沉睡中的精灵。

震耳的欢呼声，强烈地刺激着雪芒的耳膜，纤长而浓密的羽睫，蝴蝶般颤动了几下，她终于缓缓地睁开了眼，那是一双明艳清澈的紫眸，妖艳的紫，尽显魅惑，却又那般高贵而神秘，仿佛，仿佛被下了咒语一般，噬心摄魂。

入眼之处，尽是火光，那连绵开去的长长火线，像是烧在她心头的烙印，望着眼前的人声鼎沸，望着那些装扮奇异的长老，雪芒惊骇地张大了眼，已是震惊到不能言语。

挣扎着，想要凭蛮力挣开手脚间的束缚，只是，她越挣扎，那绳索似乎便被绑得越紧，看着那自动收缩着的黑色绳索，雪芒只觉得整个人心里像被浇了一桶子热油，火烧火燎的。

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

她明明记得，那一日被提名之人是墨雪彤的呀，为什么绑在这里的人会变成是自己？

她的动作，越来越大，不多时，便引起了祭坛四周几名长老的注意力，其中一位身着银袍、面貌绝美，但却满头银发的男子，眼神不屑地瞟了她一眼，

这才鄙夷地开口：“翁主，你就别再折腾了，越是挣扎，这锁魔绳只会越锁越紧，到时候，疼的还是你自己。”

“银长老，我还不死，你快放我下来吧，求你了。”

晚风轻拂，及腰的银发于暗夜中飞舞长扬，那人的脸，惊世绝艳仿若神祇，转首间，银眸流灿，炫若星光：“翁主，不是你自己主动站出来请求祭神的么？怎么？现在是想反悔了吗？”

言罢，那男子轻轻地笑了，微牵起的唇角，像是美好的上弦月，清冷而孤绝。

他在说什么？说自己主动站出来请求祭神？开什么玩笑？她要有这等骨气还会被人连续笑话三百年之久？而且，那一天她明明记得提名要被送来祭神之人，是她的堂姐墨雪彤，排资论辈，怎么着也轮不到自己啊？

可是，为何从那之后的记忆，自己的脑中便是一片空白？难道说，这之间还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，是自己不知道的么？想到此处，雪芒的脸色，霎时一片青灰，只焦急道：“银长老，我怎么会主动站出来要求祭神，这一定是误会，误会啊。”

冷冷地，银发人直接打断她的话，讥诮道：“误会？翁主你可真会开玩笑？你还真当这祭神台是想来便来，想去便去的么？你一声误会便要我们放你下来，那么祭品呢？谁来给？”他咄咄逼人的口吻，根本就不留任何余地，银灰色的眼眸，悄然又是一瞥，讥笑之余，还更加挑衅地说道：“四大家族最尊贵的雪芒翁主，魔教中气术最烂的翁主，也是墨氏家族最最最没用的翁主，像你这种垃圾，要不是教主大发慈悲，别说当祭品，就算是让你给祭品提鞋，你也没资格。”

“银焰比特，你真的要见死不救吗？我知道那件事，你心里还有气，可是，我做得再错也罪不至死啊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”大声地吼叫着，雪芒几乎要急出眼泪了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，万一在祭神的吉时到达之前，自己没能从这里下去的话，可就只剩下“灰飞烟灭”的命运了，她才三百岁，她还不死啊。

“你可是高贵的翁主，你能有什么错？错的，只能是我们这等“普通人”在说到普通两个字的时候，银长老比特刻意加重了口吻，明明是炫美如花的笑容，看在雪芒眼中，却有如沾满了毒药的曼陀罗花。

“你这么作就不怕遭天谴么？你会下地狱的。”

“地狱？我看去的人应该不是你吧？别急，时间一到，长老便会点火，高贵的翁主你，也就能去那个地方会你的旧情人了。”银发人的唇角，噙着一丝似有若无的笑意，在那样绝美的脸上，反而衬出几分无奈恍惚，雪芒静静地瞅着他，咬牙切齿：“我再说一次，快放我下来。”

收起笑意，银发人的脸上已微有薄怒：“你在开玩笑么，雪芒翁主？”

“放-我-下-来。”

寒着脸，雪芒一字一顿，失去耐性的她，一想到自己马上便要当被当成祭品活活烧死，她就觉得后背上汗毛直竖。去他的魔教，去他的四大家族，她也不想当这个什么倒霉的翁主，她只想活下来，仅此而已。

无视于雪芒杀人般的眼光，银发人微微一笑，忽而大手挥扬，高声喝道：“祭典开始。”

此语一出，众徒狂舞。

嘹亮的号角声飒然又起，那些穿戴奇异，或是兽面人身，或是人面兽身的教徒，一个个聚拢了过来，欢呼高唱声中，整个世界似也陷入了疯狂，喧闹中，雪芒一双清眸，慧转流华，她盯着银面人的眼，固执地解释道：“等等，我想起来了，是有人给我施了术，我根本就不是自愿来做祭品的，不是啊。”

“看来，翁主不但气术不好使，现在是连脑子也不好用了。”

对于她的话，银发人显然并不感兴趣，闻言，雪芒心口一滞，几欲呕血，忍不住大放粗口：“银焰比特，你个公报私仇的人渣，快放我下来。”

被激怒，银发人却不再接话，只冷冷转首，对着不远处的一人道：“时辰到了，点火。”

欢呼声，尖叫声，人魔共奋，连那盘踞于冰晶祭坛之下的百兽，都已开始呜呜咆哮，那样凄厉如鬼叫的呜呜声中，雪芒也不禁觉得毛骨悚然，肝摧胆战。

呼声未落，一名白袍老者，却已隐隐自暗处走入光明，他一袭白衣，长发白须，看上去，还颇有几分仙风道骨的韵味，但，其眉宇间那一抹戾气氤氲，却又让他如同地狱修罗般无情。

他高举双手，只轻轻挥晃了几下，那些原本还在欢呼高喝的人群，霎时便又安静了下来，只拿一双双或浑浊，或清明，或阴狠，或残暴的眼眸，静静地盯着祭坛之上的雪芒。

在那样的注视之下，她如芒在背，只迅速转首，对着那白须老者道：“我不是你们的翁主，我只是一个普通人，普通人啊。”

特殊的时候，她真的不介意撒个小谎，只是这样的鬼话，除了她以外，谁也不可能相信。可死马当成活马医，只要能求得一线生机，就算是这么烂的谎，她也必须硬着头皮撒了。

“什么，她是个普通人？”

“开什么玩笑，谁不知道她是魔教的耻辱？又怎么可能是普通人？”

“呵呵，不过她那点能力，也只配当个普通人了。”

“哈哈，我们尊贵的翁主还真是弱得离谱啊。”

“……”

一语哗然，满场皆惊，就在坛下的教徒们议论纷纷，各自揣度之时，两团火焰球，已自白袍老者的袖中，带着灼热的气浪，疾飞而出，快速地朝着雪芒的方向而来。火焰球的吞噬能力极强，整个祭坛，片刻间并被火焰所吞噬，而雪芒此刻，也终于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。

神坛的四周，欢呼又起，隔着跳跃的火苗，她仿佛能看清他们掩藏在丑陋兽皮下的兴奋因子，他们围着她欢跳，越来越大声地念着雪芒所听不懂的咒语，整个神坛，也在他们的带引之下沸腾了，而所有的兽类，似也被妖魔化了一般，陷入了一种癫狂的状态。

眼前的一切，都已超出了雪芒的预料，唯有身体的感觉，那样明显，却也让她越来越吃惊，那么大的火，几乎能熔掉整个祭坛，可她却一点也感觉不到热意？裙裾飘扬间，她甚至能感觉到由身体之内散发出来的阵阵香气。

那样的香气，芬芳却又不失清新，馥郁却又并非花香，而是不种说不清、也道不明的味道，幽幽的，淡淡的，仿佛，仿佛就是人的体香。

正疑惑间，雪芒突然发现，她戴在食指上的戒指冒出了金黄色的火焰。是的，她没有看错，是火焰，而且是金黄色的，如同黄金在阳光的折射下，散发出来的光芒一般，夺目耀眼。雪芒只看了一眼，顿觉头脑有些晕眩，浑身上下，都有种轻飘飘的感觉。

当那团金色的火焰，飘摇着缓缓抽离极光，一股奇热袭上心头，所有的感官都似已复苏，那灼烫的，炽热的烘烤感，霎时全部都回来了。

烫，好烫……

紧接着，极光中突然又爆发出一团团海蓝色的华光水球，将她的周身紧紧包围住，六颗水球，按照一定的轨迹缓缓地绕着雪芒的身体旋转，将她与熊熊燃烧的火焰彻底分离。这奇异的一幕，就那么发生在眼前，雪芒只能张大了

嘴，颤抖着说不出话来，

极光不是幻境之门的钥匙么？

可是，那团金色的火焰，还有这些蓝色的水球又代表了什么？

“祭品，祭品在反抗？”

“她怎么可以这么做？不是她自己要求上神坛做祭品的吗？”

“这是对神灵的亵渎，是会遭到诅咒的。”

“墨家怎么会有这样的翁主？真是可耻。”

“……”

三三两两的议论声，借着微风，轻轻送入雪芒的耳膜，她几丝侥幸地想，无论这极光里出来的是什麼，只要能救她出火坑，她就一定会善加利用。水球的效力之下，雪芒周身的灼烫感已渐渐消失，在这蓝色的包围之中，她似乎落进了冰凉的海，随着微风轻轻荡漾着，感觉上要多舒服，便有多舒服。

见圣火并未烧上雪芒身，那白袍老者忽而又开了腔，隔空叫道：“雪芒翁主，我以魔教大长老的身份，命令你马上撤回防御。”

闻言，雪芒只是无语地别开了眼，看都懒得再看他。不要说她根本不知道这防御是怎么回事儿，就算是知道如何控制，她也不可能撤回，找死这种事，绝不是她的一贯作风。

雪芒轻蔑的态度，漠视的眼神，等同于狠狠打了大祭司一个耳光，白袍老者，气得浑身发抖，正要继续说教，却又被身边人一个手势所阻止。

噙着阴冷的寒光，银发人冰冷孤傲的眼睛仿佛没有焦距，他深谙的眼底充满了幽幽的浮光，俊美得使人惊叹的面容上，更是杀气腾腾：“翁主，作为祭品，你可是墨氏家族几百年以来唯一的荣耀，你想将全族的荣耀踩在脚底吗？你想让墨氏从此在魔教抬不起头来吗？还是你想做全教的公敌？你……”

“你给我闭嘴，什麼荣耀，什麼面子，关我屁事？你都要烧死我了，还要我撤回防御。”她已是第二次喷那个家伙了，看到他的那张帅到人神共愤的脸就莫名想生气，虽然，因为退婚之事，本还对他心存愧疚，可现在，她只想冲动地跳到他跟着，指着他的鼻子，破口大骂。

“她，她居然敢骂银长老？”

不知是谁的声音，在众教徒中响起，那样尖锐的声线，她便是想忽略也是不能，猛然回眸，雪芒锐利的眼神，一扫过神坛下的众教徒的脸，忽而冷冷冷语道：“骂他又怎么样？就他那贼眉鼠眼的模样，生出来就是找骂的。”

忍无可忍，白袍大长老指向她的手指，已开始微微打战：“你，你放肆……”

银发人的脸上，笑意渐浓，光洁而白皙的脸庞上透着棱角分明的冷峻，透过火光，他幽幽凝视，明明是向着众教徒在说话，但眼神，却一直停留在雪芒淡紫色的眸间：“大长老何须生气，这气云圣火又岂是随便什么人便能破的？莫说是几个水球，就算是“冰蓝”也绝对浇不灭它们，除非，星罗之子转生再世，否则，谁也救不了她。”

似乎是为了配合着银长老的话，“她”字一出口，众教徒只觉眼前金芒大作，瞬息间，那破空尖啸之声，撕裂着空气，逼面而来。双眼，已抵不过那盛芒，众教徒只得急急闭目，待一切气浪平息，众教徒回眸，却见雪芒的周身，金辉流转，而原本绑缚着她的锁魔绳，却已在金翎羽箭的穿刺之下，散落一地，碎成截截残片。

“破日箭。”

沉眸，银发人妖艳的银色眼瞳，忽而紧缩，待他说出金翎羽箭的名字，所有教徒都已陷入了恐慌之中。

“怎么可能？怎么会是破日箭？”

“魔教之中怎么可能有人会使破日箭？”

“是星罗之子，是他，他真的回来了。”

“不可能，他的真身还在魔冰原的黑洞之中禁锢着，他怎么可能来这里？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星罗之子，这个魔教教徒们谈其色变的男子，没有人敢轻易说出他的名字，仿佛，只要说出便是诅咒，他们张大了眼，在黑暗中四下搜寻，想看看他是否真的存在，可幽暗的神坛，除了火光，什么也找不见。众教徒，议论纷纷，百兽鸣嘶鸣吼，水云神殿刹那间，又变成了另一个无声的战场，人人胆战心惊。

眯着漂亮的银眸，银发人猛然蹿出，身形诡异，有如流动的一股劲风，以着最不可思议的速度前行，方要掠至雪芒的身前，又一道金芒乍现，只听“铮”的一声，箭刃相击，银发人手中银剑业已发出一圈圈类似于涟漪的银白色光芒。

被逼回祭坛之外，银长老堪堪定住身形，水银般的眸间，玻色流光。那

种感觉，愤怒中犹带着几丝兴奋，银长老双眸如电，冷冷扫过四周的教徒，忽而，他长剑高举，飞转着身形，朝着四面八方尽情地叫嚣着，仿佛，整个天地间，只剩他的存在：“耀羽流幻，我知道是你，出来，给我滚出来。”

为了制止他的疯狂表现，一直淡定自若的金发美人，终还是缓缓走近神坛，不悦道：“不要叫了比特，不可能是他的。”

“不，是他，一定是他，流幻，流幻……”

对于金长老阳涓的意见，银长老比特却并不认可，他飞纵而上，直达祭坛外那十六根神柱的其之一的顶端。一边大叫着星罗之子的名字，一边四下搜寻着印象中的身影，只是，神殿寂寂，教徒嗡嗡，又哪还有那多余的影子？

见他根本不理睬自己，金长老阳涓也冷了脸，厉声喝道：“够了，我说不是他就不是他，比特，你还要继续疯下去的话，别怪我将此事原原本本告知教主。”

在魔教，论气术金长老排第一，银长老只排第二，无论从资历还是实力来讲，金长老都在银长老之上，可他却是如此目中无人，怎教阳涓不气恼。

“你威胁我？”

幻灵大陆是一个崇尚武学的地方，想要在这里出人头地，只凭实力便可。在这里，身份的高低贵贱只在其次，最重要的还是个人的实力，谁的能力最强，谁，便能成为幻灵大陆最耀眼的明星。

而隶属于黑暗势力的魔教，主修的却是气术。修习气术，也分三个基础等级：气术子，气术士，气术师，每个等级又分为九星，只有达到九星气师的等级时，才能再上一升一个等级，到达气宗的最高级别。而气宗里又分黑袍气宗、灰袍气宗和白袍气宗三个顶级的气术等级，也只有达到了白袍气宗级别的教徒，才可以竞争魔教教主身边的金银长老两大护法之职，而金银长老，也便是除了魔教教主以外，实力最高的代称。

虽一直屈居第二，但银长老比特却从未觉得阳涓能胜过自己，当然，除了她高达一千九百多岁的高龄以外，其他的地方，他一个也不肯服气。

无视于银长老微怒的脸庞，金发美人冷漠道：“如果可以让你不再发疯，我不介意继续威胁。”

阴阴一笑，银长老比特若有所指地问：“阳涓，你怕了？”

冷哼声中，阳涓明媚的大眼，直勾勾地望进比特银灰色的眸底：“我何时曾怕过，你忘记了，但我却记得很清楚，三百年前，我与教主早已将他制服投入黑洞之中封印，他想要逃脱，除非有教徒引路。为星罗之子引路，你觉得，

谁，会有这个胆子？”

三百年前那一场修真界混战，银长老比特也曾参与其中，对于雪河边所发生的一切，他虽只是辅助参与，但也确实如阳涓所说，但，他体内好斗的因子，却在时时刺激着他的神经，他不甘地问道：“那这破日箭你如何解释？”

“或者，星罗门之中，又有人会使金翎羽箭说不定。”

淡漠的口吻，带着几丝不负责任的妥协，阳涓的话一出口，银长老比特便狂笑出声，反问道：“作为魔教第一大气宗，阳涓，你说出如此幼稚的话来，不觉可笑么？破日箭若是人人能使，星罗门岂不是要门众大乱？”

“不可能是流幻，不可能……”

金长老阳涓的话才说到一半，群魔之中，不知是谁突然大叫一声：“不好，祭品，祭品不见了。”

只一语，群徒色变，待众教徒回神定睛，却只见神坛凄零，只余那光秃秃的神木支架，又哪还有雪芒的身影？

比特银眸微闪，忽而催动心法，只见他身形一变，瞬间腾跃而起，在半空间挥手而出，银白色的长剑划破夜空，银芒乍现，以着最为诡异的曲线，灵蛇一般，朝着不远处的夜空狂袭而去。

“轰”的一声巨响，群徒皆愕。

回神间，却见银长老袭击的黑暗之处，蓦然出现了一个银色的光球，光球之中，一袭血衣红裙的雪芒静静地安睡着。而光球之上，一个浑身散发着冷冽气息的男子，背光而立。

逆着光，看不清他真实的面目，只隐隐约约能看到他光洁的额头，在银芒之下，闪着幽幽微华。那是一个极美的男子，长眉若柳，身如玉树，纯金色的衣袍微微敞开，露出蜜一般的肌肤，将他原本绝好的身材更是突显的健硕有力。长长的金发，半披在雪白的颈后，只在上端密密编织成两股，露出他天人般的脸。

他的脸轮廓分明，刀刻般俊美，犹如古希腊的天神雕塑，幽暗而深邃的冰眸子，狂野不拘，由内而外，散发出一种威震天下的王者之气，邪冷而俊美的脸上，此刻，正噙着一抹遗世孤立的淡笑，只一牵唇，冻彻人心。

“好久不见了，银焰比特。”

醇厚的嗓音，带着几分慵懒的意味，星罗之子流幻轻声地与银长老打着招呼，只是，平静无波的话语之下，似又潜藏着某种波动的暗流，越涌越急。

“真的是你……耀羽流幻，你，居然逃出来了……”

魔冰原上的黑洞，伸手不见五指，更何况星罗之子当年之所以会失手被擒，是因为脉术尽失，凭他现存的能力，就算有人带路，想要逃出那里几乎不可能，除非，除非带路之人，气术已达到了白袍气宗的级别。

“银焰比特，你知道为什么几百年以来，你一直都无法超越金长老么？”淡然一笑，星罗之子流幻忽而一转语锋，狂妄道：“因为，你的眼力真的很差很差。”

“哼，一个过气门主，还敢如此嚣张，耀羽流幻，今日，我要你来得了，回不去。”

作为星罗之子，流幻本是上一任的星罗门门主，只因三百年前那一场修真界内乱，他与魔教圣女两败俱伤，圣女身死，而他却脉术尽失被魔教众高手合力封印在黑洞之中，如今，就算他现身人前，脉术也定然恢复不到原来的程度，自然也不可能是银长老比特的对手了。

“你，伤不了我。”

虚虚一笑，仍是那样淡漠的口吻，星罗之子流幻睥睨众教徒，只做了一个抚弓的手势，众教徒均已吓得“花容失色”了。

虽说三百年前，众教徒并非个个能亲历雪河之战的现场，但星罗之子流幻的破日神弓他们却也是知道其威力的。

据幻典记载，破日神弓以金翎羽箭为载体，除了幻灵大陆上的“幻灵真皇”以外，只有脉术修习到七大脉门全开之人才能使用，否则，根本无法驾驭。其一箭的杀伤力已足以达到毁城灭池的惊人地步，若是普通的信徒，生生受那一箭，很有可能就是元神俱毁，永不超生。

而幻灵大陆上的星罗门，千万年来都以脉术为本，脉术的修习级别分别为：初级脉士、中级脉士、高级脉士，每个等级分七色，分别为赤橙黄绿青蓝紫。只有达到了紫晶高级脉士之人，才可以重新选择属于自己的攻击型属性，其中，脉术的属性又分为七大流：脉之火、脉之风、脉之水、脉之土，脉之冰，脉之雷，脉之电。只有这七种属性全修到位，方可脉门全开，而成为脉术之最后的脉神。

星罗门，自古以来最重血统，除却皇族血统以外，普通星罗门徒，根本不可能有机会修习到最高程度的脉术，更不可能达到脉神的程度。星罗之子流幻虽不再是门主，但传说中，他早在三百年前，其脉门便是全开，达到了脉神之巅的最高级别，就算没有门主的光环，他也能游刃有余地驾驭手中神弓。

“伤不了你么？那就试试看好了。”

邪邪一笑，银长老比特早已亮出长剑，虽清楚流幻是何种级别的对手，但他仍旧想与其一争高下，毕竟，星罗之子流幻此刻虽然现身，可元神必定已受损，想要一举拿下他，此时正是最好的时机。几百年以来，他一直被女人踩在第二的位置，不雪耻，枉称男人。

挥舞着长剑，比特狂笑一声，飞速地向着流幻与雪芒的方向冲了过来。

快，非常之快，快到只能瞥见一抹淡淡的银影，只那么一闪的工夫，他便逼近至流幻的身前，银芒微闪，一道残影浮向掠影，已是迅速斩向流幻的肩头。

不闪不避，流幻冰山般的脸庞上，甚至未见一丝波纹，只见他右手向上一挥，一道金色的光芒应掌而出，仅着只手，便将银芒的残影格挡了开去。

风声猎猎，夜雾莽莽。

弃神弓不用，流幻双手合十，在胸前结出一个繁复的结印，突地，他的周身金芒大作，原本空无一物的胸前，开出一抹似星非星的五角形图腾，带着古钟般的嗡鸣之声，刺得众教徒均是掩耳遮眼，哀呼为止。

银长老比特只觉得耳边风声大作，平地里便起了一阵怪风。那怪风劈面而来，势如破竹。比特神色一凛，左手飞快结印合心推出，一团黑气，自他周身喷涌而出，顺着右手的长剑游走，离弦而出，宛若黑龙。

只见黑气白风空中相撞，一声巨响，惊得四周鸟兽齐齐暴走。气浪之下，银长老比特脚下虚让几步，几乎站不住脚，而流幻却仍是面色如常，纹丝不动。本在心底轻视于人，但此刻，比特已清楚地明白自己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但，纵然如此，他如何能不顾声名，就此认输？

思量再三，银长老比特忽而又高举起左手，在空中虚虚一抓，那手中黑光一现。一把乌黑的浓烟便滚滚涌向长剑，将那原本通体雪白的银剑渲染至乌黑油亮。传说中，银长老比特的乌银剑，银剑见血，乌剑封喉，乃是粹有剧毒之物。

此剑一出，魔教众徒间，又开始沸腾了。

“乌银剑，银长老要动真格的了。”

“可是，银长老真的打得过星罗之子么？”

“呀呀你个呸的，就算打不赢也不能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啊，还快点给银长老助威。”

“喔，银长老必胜，银长老威武，银长老万古流芳，银长老永垂不朽……”

“啪！”的一声，一记耳光清响，以最为直接的方式，结束了那个显然还有点搞不清楚状况的魔教教徒的助威声。

牵动唇角，流幻讥消般笑道：“比特，你当你拎出这把黑不溜秋的破剑，就能打败我吗？”

“打不败也要打。”

“那就再陪你过几招。”言罢，流幻催动脉术，周身金光乍现，同色的发丝，于黑空中狂舞，像是印在黑幕上的锦缎，惑人心神，美得不可方物。

双手向上一展，背后的金芒，如羽翼般舒展开来，形成了一对虚幻的羽翼，金色的翅膀用力向下扑扇着，带着金黄色的流光，如流星般朝空中飞去。半空中，他突然定位身形，用力的挥动起翅膀，狂风，夹杂着豆大的金色小点，铺天盖地，迎面而来。

银长老比特尖啸一声，拔地而起，飞跃间将一把乌黑长剑，舞得是密不透风，剑气四躲之下，那些金芒竟也丝毫近不了他身。

“三百年不见，你气术渐长。”

流幻的声音从风雹中传来，银长老比特咬唇挥剑，剑气如虹，直上九天。

“你少废话，尽管放马过来，我比特要说一个不字，就算不得男人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那你就再接我一招。”

语毕，星罗之子流幻于半空中飞速地转动起来，伴着金色的光芒，狂风席卷起地上的落叶，石子，夹杂着寒冰般的金色微粒，迟迟徐徐，不多时，气流急转，渐渐地竟然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龙卷风。

那风暴扭动着“身躯”，以奇快无比的速度向银长老比特袭来，快速地向后翻腾着，比特一次次地避开了龙卷风的袭击。可是那风速越来越快，风力也越大越大，范围更是越来越广，银长老比特在躲过第十四次袭击的时候，终因一时失神，被卷进了龙卷风的中央。

见得手，流幻渐渐放慢了身体的旋转速度，风势一收，银长老比特亦被重重的甩出风暴，扑摔在地之上，他大嘴一张，哇地一声吐出一口口水。

他的身体，已被那龙卷风凌厉地割出了一道道的血口，正在汩汩地渗着血。喘着气，他不甘地正待要发狠了继续，却自上而下，被人狠狠制压。

“还嫌不够丢人么？你以为你是谁？区区一个白袍气宗，就以为打得过星罗之子？真是自不量力。”

阳涓会这么说，并非故意刺激比特，而恰恰是担心他再冲动下去，只会伤